



大學衍義

十三

濟水

□ 12
3615
13



門口 12
號 3615
卷 13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七



宋文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生靈響背之由

秦誓周武王伐紂作誓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后君虐

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

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

大學衍義

卷二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四

分類 311
卷 10(20)

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

武王封康叔于衛。作此書告戒之。

曰天畏棗忱

棗輔也。忱誠也。

民情大

可見

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懋勉也。

臣按此成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然則小民曷為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它哉盡汝之

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又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天亦或以太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理怨也無它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歛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昔非樂民
之樂必不
能樂以天
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為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為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己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為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寡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矢斯張于戈威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聿來
胥宇胥皆也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
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寡
寡孤獨孟子以為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

者故文王先焉以臣攷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
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
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
事為言以為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
此心使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
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
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
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
無饑餓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太王非好色

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太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後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籩，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足，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幾乎。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人

謀相輔，討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入。情之所欲，不以禁入。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

百姓以從已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敷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為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與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度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

失此反。上幸奉天。

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

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偽雜糅。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

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言採錄不遺，乃是總天下之
 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
 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上無施行，贊又言
 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
 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
 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
 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
 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
 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入之情，乃固；失
 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

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己欲而拂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
 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
 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察民情

田里戚休之實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紂也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也。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芣采芣。芣亦

柔止。薇始生而柔。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

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芣采芣。芣亦剛止。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月十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

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

哀。

臣按此商之未造紂為無道。夷狄交侵。文王時為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可已。

公夫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芣采芣。

東山。以薇為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行。薇之柔。

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

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偶也。曰不遑

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

載饑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為憂而又重之。

以饑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

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

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戍者之決於死。

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冬之未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成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慰。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疚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入道使入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還。杖杜勤歸。人抵放此不悉。錄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監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入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我徂東山。徂。往。惓惓不歸。惓。惓。言又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蜎蜎者蠋。烝在桑野。烝。發語聲。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蠨蛸在戶。蠨。小蜘蛛也。町疃鹿場。熠燿宵行。町。鹿場也。疃。鹿之場也。熠。燿。螢火也。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鸛鳴于垤

鸛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也

婦歎于室洒埽穹窒

穹窒鼠穴

也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敦徒端切圓成之狀瓜苦苦瓜也

烝在栗薪

謂瓜延于栗水之上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惛惛不歸

子于歸

歸嫁也

皇駁其馬

馬之黃曰皇駁白曰駁

親結其縗

九十其儀

儀言多儀

其新孔嘉

新新貌

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閱其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未嘗不曰歸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裳衣

之敝制而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塗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羸之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蓋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岑寂而蔓生之實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垤婦則嘆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愛之至也洒埽烝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待望之切也

顧見苦瓜繫于薪上。因感其夫匏繫於外。我之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在也。四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之子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母為結褵。送其行也。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家室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至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叙其久別。而四章又以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詩之言我。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蘊於其心。

而不能言者。周公盡發之於言。遐想其時。上下交孚。歡欣感激。有不能自己者。後世征戍頻繁。民病于役。則有為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而怨也。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兮。且曰。終朝采藍。不_レ能_二一_レ襜。五日為期。六日不_レ詹。此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

暇此將率戍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東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詩戍者或其家人自序其情也得失之相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殃戚嗟愁苦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况得上徹於九重之邃乎臣今列之是編者欲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處宮庭之奧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已之憂則民亦將以

止之憂為憂矣說以使民忘其死其庶幾乎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太火心星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為一之日發也屬發者風寒二之日栗裂二之日十一月無衣也屬發者風寒無褐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二月也趾足也謂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也甲峻至喜甲峻田大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載則也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遵循也微行墻下小徑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穉桑春日遲遲遲遲緩

也采蘩祁祁蘩，婦高也。所以生女。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女常悲春欲如貴。如貴，公之早嫁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蓋以

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斨，所

此亦預備之。猗彼女桑小而長條。曰女桑。七月鳴鵙伯勞

八月載績緝麻之名。載玄載黃以爲祭服也。玄，黃裳。我朱孔陽朱，色

爲公子裳以供。四月秀蓂草也。五月鳴蜩蟬也。八月其穫

禾之早穫者。十月隕箝謂木葉落。一之日于貉謂取狐取彼

狐狸爲公子裘上。二之日其同。同，會也。載績武功績，繼

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田獵所取也。豸，小豕。曰縱。大豕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屬。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屋上甍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

下皆言蟋蟀自野漸入以避寒。穹窒熏鼠穹，窮也。窒，塞也。塞向墜戶

出牖墜舍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人此室處改歲，大

所以備寒。六月食鬱及薁鬱，棟屬。薁，櫻薁。七月亨葵及菽亨，煮也。葵，

也。八月剥棗剝，普卜反。擊也。十月穫稻稻，謂晚爲此春酒以

介眉壽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瓠九月

苴苴苴，拾也。苴，苴麻子。采芡薪構芡，苦菜。構，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農

月築場圃築，圍也。場，猶然。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稷後熟曰

日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上入執宮

功宮功，公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取也。索，亟其乘屋亟，

大學生義 卷二十七 田甲成休之實 七

也乘其始播百穀以布穀在近二之日月十二鑿氷冲冲也三之日正月納于凌陰冰室四之日其蚤獻也羔祭仲春獻羔開水獻于寢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掃也朋酒斯饗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人稱君之堂彼兕觥兕角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沫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熹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

竟可作爾風

生人之天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

大學行義 卷二十二 田里戚休之實 百

衣又有以相之食鬱及奠烹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定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爲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

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皸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偃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加根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偃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

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
子咸喜春榆餒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
乏權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
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菜販鬻易
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紉勞苦
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
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
况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貴戚近屬
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况六宮嬪御乎近世
張栻入侍

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木食及而於
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
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
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農畝之
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
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
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
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栻之論最為
懇至臣愚不佞願

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使入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

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徂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歛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太夏降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

惟

仁聖垂意焉

君牙

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詔。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

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為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為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

王爲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恫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况今乎。窮閭敗屋。窮山曠野。暑雨淋淫。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沍。楮絮不足以自溫。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穀其腹。隆寒皸瘃。因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險。則老弱轉乎溝壑。彊者起爲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關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殖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憫農也。

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
必不能及

民亦敢言
言路之宜
通如此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歲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

復其家亦
德宗虛懷
處

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歛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臣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

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阻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橫歛苛征色目如蝟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况艱儉乎貪官黠胥交為蒙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况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朘削長此不已將有瓦解上傾之憂惟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

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剝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措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

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為耕桑之本
 追繭浴於湯不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
 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
 則又轉息為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
 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
 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
 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
 所望者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入
 不容錙銖龠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
 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

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何祇為當然而弗之
 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
 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
 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
 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政也
 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
 木為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七
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
是以有取焉
以上論田里休戚之實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七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八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修己之敬

克典曰欽明文思也欽敬也又曰允恭克讓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

也遜

舜典曰溫恭允塞溫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曰祗台德先祗敬也台我也言敬德為天下先不距朕行距違也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謂應期也而聖敬日躋躋進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穆穆深也於緝熙敬止於美也緝續也熙廣也止

辭助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德必以敬為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原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由入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蓋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

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

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

曲禮禮記首篇名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儼若思儼端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

安定辭辭言也安民哉

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

臣按曲禮一篇為記禮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敬也其容貌必

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
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
道畧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表記

禮記
篇名

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程頤之說以為常人之情纔簡束則日就
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學者猶爾况於人君
處宮闈之邃極貴富之奉儻非以莊敬自持凜
然肅然如對神明如臨師保其不流於放蕩者
幾希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
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彊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

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雖天行之健亦思
企及一或偷焉則視蔭苟安惟知燕嬉虞樂而
已趙武晉卿爾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競况人
君乎臣因推衍其說以為溺心安肆者之戒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臣按孔子答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
至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
臣既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武王之數紂曰桀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在天
 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
 也苗扈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
 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爲君子其
 能外是乎子路未知而復問故孔子再以安人
 安百姓者言之蓋脩己非求於安百姓而百姓
 自安理之必然無可疑者然此修身極至之驗
 也故雖堯舜猶病其難曾謂子路而易之乎異
 時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程頤

推明之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睿知皆由此出
 惟

聖明之主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以上論修

臣按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
 之爲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
 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爲之箴
 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
 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

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
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意不貳以二不
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一綱領須臾
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二綱既淪九瀆亦斁九瀆謂洪範九疇也斁敗也
烏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
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孰復之
崇敬畏

事天之敬

舜典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珠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臣按璿衡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舜方歷
試之時納于大麓納入也大麓大山林麓也而烈風雷雨弗
迷矣不迷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逮茲卽位
猶懼已之未當天心焉察璿璣以揆日月五星
之運其循軌邪是天之與我也其失度邪是天
之警我也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
毫少拂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臯陶謨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叙次也敕正天也惇厚也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品秩也庸常也同寅協恭和衷

哉寅敬也。協合也。衷心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上謂天。下謂民。敬哉有土。

臣按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典其別有五天之所叙也待我而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其別亦有五天之所秩也自我而不失其常其可不敬乎寅與恭皆敬也君臣一心恪奉天職是謂之和衷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則在我有罪者天之所討也五刑之用則在我其

可不敬乎大而命討之政小而命討之事勉之又勉是亦敬也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民心所在即天心也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民社者其可不敬乎此臯陶之告舜者如此隆古君臣之間講論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真後王所當法與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謂湯也顧謂常目在之諟也是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祗敬也肅亦敬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伊尹之號

故尹作書以湯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當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已之所為少拂天意。則明命去之。推此一心於天神地示社稷宗廟。無不祇肅。天視成湯之德如此。故大命集焉。俾在撫安萬方之責。湯惟敬天。天亦賸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嗚呼。為人主者。奈何弗敬。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

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配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監。視也。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則傲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

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謀也。謀信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借差也。難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將告歸之時也。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敬之。曰天難謀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

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為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與災為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為可信也。命雖靡常。然有吉德者必降祥。乃所以為有常也。

召誥。成王命召公。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紂殷王長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休美也。亦無疆惟恤也。恤憂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也。疾速也。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也。所居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也。監視也。亦不可不

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哲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初天承命承求也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替廢也欲王以不民受天永命

臣按召公一誥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惓惓之

心也始則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太邦殷之命蓋紂元子也殷太邦也其命若未易改而天遽改之豈不可畏也哉次言今王受命雖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蓋以天命之靡常而去留之難必此其為可憂也既又舉夏商言夏之謂其既服受天命矣其歷年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厥德迺早墜厥命此則灼然不誣者也既又以生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其壽考皆定於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况肇卜新太邑而

之是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命以吉，以命以歷
年皆自今日始。其可不謹乎？既又曰：「惟德之
用，祈天永命。」夫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
曰：「祈天永命，何哉？」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
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曰：「上下
勤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上下一心，勤而憂
之，則夏商之歷年庶乎其可冀矣。末則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命在天於小民乎？何與？」蓋天無
心，以民為心者也。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
「嗚呼！曷其柰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

德曰：「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臣故曰：此老
臣倦倦之心也。異時成王饗百年之壽，而周家
卜世過於夏商，然後知召公之言，真有補於周
室。

文王太雅篇名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
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
時不時也。文王陟降，降降升也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假大商孫子。商之孫子，其
勳不億，萬萬為億為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

大學行義 卷二十一 事天之敬

命也。命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也。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

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亦法也。萬邦作孚。

臣按。此詩周公所作。舉文王之事。以戒成王也。

首章言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之

為一周之有邦。自后稷公劉以來。縣歷于載。可

謂舊矣。惟文王與天同德。故天錫以維新之命。

焉。有周不顯。蓋言其甚顯也。帝命不時。蓋言其

甚時也。詩人之辭類如此。德既顯矣。命既時矣。

然文王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

少間。此所謂之德之純也。四章言穆穆哉文王

緝熙其敬。純亦不已。故太命集焉。夫以商之孫

子。其數不止於億。然天命既歸于周。商之孫子

亦皆侯服于周。周固嘗臣商矣。今乃反臣於周。

可見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之首。申言之。又呼

土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

蓋臣者。忠誠篤至之臣。周公言此。欲其申戒于

王也。六章又言。欲念文王。惟在述修其德而已。

能修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

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
天何容心其間哉方有商未失衆之時蓋嘗克
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於是宜以爲監而自
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又謂命之難保
毋使僅及爾躬而止周至成王再世爾周公已
憂其命之不延而欲成王布昭善問而度商之
所以失天命者蓋博詢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
亡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周之所以興矣讀毋遇
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况周公親
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

法天法文
正總是中
庸玉理

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
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
危亡也篇將終乃斷之曰凡欲配命者當法天
然天無聲臭可求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
所以信服也文王之詩七章蓋周公親筆後之
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屏幃書之簡牘晝讀
而夜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
之自放有不可得惟
聖明其深念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

難謹難枕
方是畏矣
實際

赫在上天難忱斯也忱信不易惟王天位殷適剎殷之正適

使不挾四方挾謂挾之其一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恭順貌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厥德不回回違也以

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臣按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

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

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違咫尺之間

此天之所以為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以

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

一且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

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戒

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

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

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

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

紂衆寡不侔所持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

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可以強弱貳其

心乎此一言也雖為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

上帝實臨其上人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

念自當潛弭於冥冥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周頌篇名羣臣進戒嗣王也成王敬之敬之天維顯顯明也思思語辭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與事同日監在茲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為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求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難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為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以格心為主故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此頌作於成康之時古人謂受福曰嘏夫既受福於文王而享吾之祭矣然豈敢自滿哉必也夙興夜寐疊疊休惕畏天之威於是以保其天命爾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多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變大雅篇名凡伯刺厲王也厲王周無道之君凡伯其臣也其卒章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爾指王而言出王出入往來也昊天曰旦旦亦明也及爾

游衍衍猶逸也

臣按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邪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為戲豫馳驅之失耶易之游雷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而記禮者亦曰若有疾雷迅風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

服冠而坐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徹樂或責已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人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適以刺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類如此惜厲王之終不悟也

以上論事天之敬

